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烟雨

YANYUCHENSHI

韩瑞亭 著

晨拾

烟雨

YANYUCHENSHI

韩瑞亭 著

晨
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雨晨拾/韩瑞亭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5065 - 5638 - 5

I. 烟… II. 韩…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8554 号

书 名: 烟雨晨拾

作 者: 韩瑞亭

责任编辑: 徐贵祥 吕一兵

装帧设计: 张禹宾

责任校对: 宋洪峰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社 址: 北京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46 千字

印 张: 7.5

印 数: 0001—1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5 - 5638 - 5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文事琐忆

目 录

文事琐忆

一位温厚通达的文坛长者	1
不能忘却的纪念	7
我的两位师长	12
晚年白羽	20
领悟启迪的聚会	29
友情似泉细细流	37
一群搭梯摆渡人	42
初见赵树理	48
留在记忆中的作家王愿坚	53
骑车的歌者	57
一个社和一个人	62
戎马生涯一部书	69

吐丝不倦到衰年	75
相知的缘分	80

海外游踪

“朝圣”之行	87
访高尔基文学院	92
徜徉红场	96
在柴可夫斯基剧院	100
莫斯科街头	103
走进圣彼得堡	108
解惑之访	114
和亚历山大相处的日子	119
圣彼得堡的中国餐馆	123
战争留痕	127
都市阅览	133
导游皮特	139
黑哥·黑妞·曼哈顿	144
餐馆·酒庄及其他	149

书边随想

各领风骚未相轻	153
诗酒三杰	157
“奇闻”与奇文	160
认识李瑛	164
“套种文学”利弊说	169
解读“诺贝尔情结”	173
误读与谬判	178
框不住的世俗人情	183
由历史到历史小说	187
鲁迅的前一半与后一半	192
“金庸热”过去之后	197
“救亡”“启蒙”两彷徨	202
“经典”之成色	207
乡民生活的冷峻书写	213
载浮人生的记忆之河	218
爱与忧伤的交响	222
后记	226

一位温厚通达的文坛长者

冯牧先生走了，他走得有些匆迫，却又并不突然。今年春上得知他患了那种可恶的绝症以后，就曾生出难言的预感，本想约朋友一道去医院看望他，可是据中国作协的一位朋友告知，由于他的病情医院已不允探视。现在他遽然走了，走得委实早了一些，使得许多熟识他的人莫不为失去这样一位温文尔雅、和善通达的文坛长者而感到悲痛和惋惜。

我因为长期在部队的文学刊物和出版社供职，与地方文艺单位的接触有限，比较起来，冯牧是我接触稍多一些的文学前辈。尽管由于年龄、经历、身份的差距，不可能有深入的交往，所谓接触也就是工作关系上的往来，但在这类接触中仍然可以体察到他的为人和为文的品格风范。岁月的流水并不能冲淡我对这位值得尊敬的文学前辈的难忘印象。

我认识冯牧先生是在 60 年代初期，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分到部队一家文学期刊做编辑工作。有一次奉命去冯牧处取稿，从我的位于北池子的宿舍到他在黄土岗的寓所，骑自行车不过七、八分钟。记得那是一处不大

的四合院，大门朝南，东西北三面各有一排平房，中间是并不宽敞的院落。冯牧就住在坐西朝东的平房里。那天去得早，8点钟刚过就敲他的门，他似乎刚起床，脸上还带着熬夜赶写文章的倦意，却不为我这个毛头小伙的唐突造访搅扰清梦而露愠色。待我自报家门后，他便以亲切温和的语调同我交谈了几句，即拿起桌上早已准备好的信袋交给我。那时的我年轻腼腆，不善言辞，尤怯于见长官、名人，但时任《文艺报》副主编的冯牧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既无长官的派头亦无名人的矜持，俨然是一位风度儒雅的学者文人。从冯牧处取回的稿子很快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就是那篇关于部队青年作家峭石的短篇小说集《沸腾的军营》的评论。

有了第一次接触的体验，此后我到冯牧那里去约稿或取稿，就显得不那么拘束。我隐约觉得，冯牧对部队的文学刊物乃至部队的文艺创作似乎怀有某种亲近的感情，总是给以热情的关注与慷慨的支持，他的有求必应与信守时限，总能使我这个涉世尚浅的年轻编辑不辱使命。冯牧待人和善，对部队来的作者更为亲切，有时在他那里碰上曾在部队生活过的作者，他就一一向我介绍，然后同我们一起聊天。他自己不吸烟，却拿出自备的烟来招待我们，他欣赏似地看着我们喷云吐雾，自己则拿了一个小瓶在手中把玩，还不时放到鼻端嗅一嗅（后来得知那是一种治哮喘的药物）。冯牧对待部队同志的亲切态度实非偶然，因为他自己曾经是一名“老兵”，在言谈中常常忆起他在部队生活过的那些岁月。冯牧从解放战争初期到50年代中期在部队工作过十多年，曾

担任过昆明军区文化部门的领导工作，为部队的文化建设和文艺创作付出了不少心血。尤其是他和苏策等老同志一道，为培养造就部队的文学人才多方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因而从云南那片美丽的土地上成长起一批有实力的作家。在他离开云南之后，那种适宜的环境仍然影响和造就了不少新一代的军旅作家。这些起自滇地军旅生涯的作家，一直同冯牧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机会来京时总不忘去冯牧家里看望他。这种以共同的文学事业为基础的感情联系，曾经是过去年代里很普通很淳朴的东西。

“文革”以后，冯牧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文艺报》主编，后来又创办大型文学刊物《中国作家》并亲任主编。浩劫中的磨难并没有消解他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献身的牢固信念，他以更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文学界的拨乱反正，开创新时期文学繁荣局面的实践活动之中。他积极倡议和参与奖励佳作，扶植新人，活跃文艺评论，开展中外交流。可以说，新时期文学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令人刮目的发展成果，也凝聚了他的许多心血和贡献。尽管此时的冯牧工作十分忙碌，社会活动频繁，但他对部队作者和军事文学创作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他为军事文学在新时期的突破性进展而兴奋，也为新一代军旅作家的大批涌现而欣喜。他满怀热情地撰写文章充分肯定《高山下的花环》等军事文学佳作，诚心实意地应邀参加一些军事文学新作的研讨会和出版宣传活动，以言语和行动表示出对部队文学事业关爱备至的热忱。

80年代中期以来，我在先后参与两家部队出版社领导工作期间，仍然与冯牧先生有过多次接触。这时他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亦不算好，动手写文章少了，主要是在一些集会上发言或讲话。我曾几次请冯牧先生出席部队出版社组织的文学活动，如大型文学刊物《昆仑》创刊5周年的集会以及该刊一项征文的颁奖活动，“当代军人风貌”报告文学丛书出版的新闻发布会，“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修订本的出版座谈会和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学术研讨会等等，他都慨然应允，准时出席。他的讲话或发言，总是热情洋溢，诚挚恳切，充满着对军事文学新作的勉励与厚爱，对发展部队文学事业的关切与期待。令人感动的是，冯牧在这些场合中的讲话或发言，决非应景式的敷衍之词，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针对不同对象、不同话题而坦陈自己的见解，往往以他对文学事业全局性把握的宏观视野来估量和阐明某一文学活动、文学现象的意义，给人以教益和启迪。我还发现，冯牧的讲话或发言，从不照本宣科，却似有腹稿，侃侃而谈，潇洒流利，思路敏捷，条理清晰，稍加整理就是一篇充实而有见地的文章。对于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而言，这很难得，这也是他长期从事文学界领导工作的阅历、经验与理论修养的凝注及散发。

冯牧是位从延安走出来的老一辈文艺战士，他对革命文艺事业的执著，对党的文艺方针的身体力行，历经几十年的风雨仍然保持了旺盛活力。他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所作出的多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在晚年，面对各种文艺思潮、价值观念纷争竟立的状况，他

的头脑清醒而冷静，依然坚持自己认为应当坚持的正确的文艺方向，并融会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在文学活动中努力加以引导。记得是在1991年春末，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时，我曾作为评委会成员之一同冯牧、荒煤等文学界前辈一道参加评委会。冯牧和荒煤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及文坛耆宿，一直和其他评委平等地交换看法，探讨作品，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他们的发言又都强调评奖的导向，关注那些体现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贴近现实及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佳作。这两位前辈无意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但他们把握评奖标准和导向的原则，识大体、顾大局的风度与鼓励艺术创造精神的主张，却无形中对到会的评委们产生影响，使大家的选择较快地趋于一致。在决定获奖作品顺序时，冯牧还与多位评委商量，提议在表决结果相当的情况下将某部现实题材的作品排在首位，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短短几天相处，使我从冯牧身上看到了老一辈文艺家许多可贵的东西，更增加了对他的敬重。

晚年的冯牧虽然仍能参加不少文学活动，但因身体与精力的缘故，他所擅长的评论和散文写作已难以持续。作为一位资深的散文家，他早就可以编一本自己的散文选集，而比他成名晚得多的一些人所出版的名目繁杂的各种选集不知有多少。冯牧了解出版业的艰窘，也深知一些不善经营的作者出书难的苦经，他没有以自己的名望和地位去推销自己的作品，却热心参与“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编选工作，为没有出书机会有希望的文学青年出版第一本书。因而，当他得知我所在的出

版社决定出版他的散文选集时，自然感到高兴。他不但帮助出版社请人做该书的封面设计，而且还帮助联系订购此书，以减少出版社的负担。他做这些事似乎不觉得是分外之举，倒好像是对出版社的一种补偿。1994年7月初，当我和责任编辑一起将《冯牧散文选萃》的样书送到他家中时，他抚摸着散发出新鲜油墨气息的书卷感默良久。这一瞬间，我似乎能感觉到他胸间正涌流着沧桑人世的漫漫逝水。在这本“散文选萃”中，收有一篇忆述何其芳为文和为人的文章，冯牧回忆了他与何其芳在延安时的交往，特别写了他受到何其芳的帮助和影响的往事，冯牧在文中写道：“应当特别提出的是，向他学习如何做人，做一个正直的、善良的、真诚的、热情的和高尚的人。”这篇出自冯牧晚年的怀人之作，也正是冯牧追求为人和为文之品格的自白。就笔者与冯牧这位文学前辈有限的接触中亦可以感到，他是实现了这种追求的。

1995年9月

不能忘却的纪念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一个人在世间走一遭，要接触数不清的同路者和陌路者，有的只是匆匆一晤，擦肩而过，在记忆的心版上留不下什么痕迹；有的虽相处日久，却身近心远，一经离散，也便剩不下多少难泯的记忆。恐怕只有那些其人格、品性或精神内质为记忆者所赞赏、敬重或认同者，方能在记忆者的心中留下抹不去的记忆。斯人已逝，这记忆也便化为不会忘却的纪念。军中老作家寒风，就属于这样的一位让人不会忘却的长者。当不久前得到他遽然病逝的消息时，这位已届 85 岁高龄的长者的去世，仍然令我感到震惊和痛惜，就像是什么人用铁杖在我心腔里给了重重一击。

寒风是一位成名较早的军旅作家，他出生于河北易县，满族人，1937 年投身革命队伍，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为战地记者参加了陈赓部队所进行的许多重要战役和战斗，开始是用散文和通讯报道纪录这些战事，随后即尝试用小说形式艺术地表现他所亲历的战争生活。上世纪 50 年代初，他的成名作《党和生命》就由《人民文学》刊载（易名为《尹青春》）。此后，他

又出版了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东线》，是那个年代表现这类题材的屈指可数的长篇之一。可以说，寒风一生的创作没有离开过战争文学，这是他作为老军人的天职，又是他甘于认承的宿命。他在晚年备受病痛折磨与视力减退的苦恼，趴在稿纸上，拿着放大镜，一笔一笔地书写那些蝇头小字，完成了《淮海大战》、《上党之战》、《战将陈赓》等多部长篇小说，他的确是将这些作品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了。军中老作家彭荆风称寒风是“以战争文学为己任的作家”，这个评语可谓知心之论。

不过，我在这里要忆述的是寒风的另一面，是他不以作家的名头示众的普通人的一面。上世纪50年代中期，寒风由西南军区调到总政创作室，不久，总政创作室撤销，寒风又调至《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做编辑工作，一直到60年代后期离开，有十多年的光景。先是作家后当编辑，在那个年代是很平常的事。60年代初，我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工作时，他正是小说组的编辑。朝夕相处间，我对这位长我20多岁的前辈有一种很特别的印象。他高挑个儿，瘦削的面庞，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脸上总是浮着率真的笑容。那时的寒风已佩着中校军衔，在一群校级军官里惟独他的校官服穿得不那么笔挺，脚上则是长年累月蹬一双解放鞋，在我的记忆中他似乎从未穿过皮鞋。他的年龄和资历在单位里属于较老的一茬，和总编、副总编们不相上下，而比起不少中层干部，他的资格和名气显然要略胜一筹，但是他却心安理得地当一名普通编辑，与我这

个刚从校门迈出来的后生晚辈为伍，仿佛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平衡。寒风是个乐天、达观的人，对于名与位一向看得很淡，且不为这类俗事而招致烦恼和忧愁。平日里，我时常看到他拿着一迭稿子在走廊中边读边走，偶而到东屋里串串，或到西屋里说几句俏皮话，他的出现往往会冲淡了一些办公室的沉闷空气。他在同事之间素来不存芥蒂，爱开玩笑，没大没小，皮打皮闹，宛如一个老顽童。其实，他的诙谐里透着智慧，顽皮中带着率真，在那个人际关系从纯朴滑向繁杂的年代里，依然保存着一份童贞。

凭我的感觉，寒风是一名很称职的编辑。这不仅在于他自己就是作家，深谙创作之道和作者的甘苦，对于作品的鉴赏和判断能力强。而且他对于来稿者，特别是其中的许多部队青年作者，有一种同心相应、惺惺相惜的真诚。他将指导和帮助这些青年作者迅速成长，写出优质的小说作品，当成自己的一份快乐。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军事文学正经历着一次重要转折，随着战争历史的渐行渐远，进入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的重点转移，军事文学在表现生活的着眼点和创作观念方面也在发生转化，反映和平年代军营生活的作品正在成为军事文学的主脉。寒风和其他有经验的同事一道，敏锐地把握住这种军事文学的时代性转化，以少有的热忱和切实的工作，培育并催化着这一军事文学的新的生长点。短短几年时间里，《解放军文艺》就刊出了《“开顶风船”的角色》、《五十大关》、《沉船礁》等一批短篇小说，这批小说作为表现和平年代军营生活的具有开拓性的最

新成果，在当时的社会读者和文学界中产生过强烈反响。寒风从当编辑到担任小说组长，直接辅导和帮助过的部队青年作者不计其数，他与这些后生晚辈相处甚洽，视如家人，他是师长又是兄长，既偏爱他们，又严格要求他们。有一次，社里举办小说创作班，寒风要求所有学员一律打背包来本社报道。每天起床后，这些学员都要像连队的战士一样整理内务，出早操，而寒风则像是一名带队的连排长。他的意图大约是想让学员们保持一种军人的生活状态，固守一种明晰的军人意识，以便在创作时能很快进入军营生活氛围并完成角色的定位。此种在今天看来几近“原始”的办学方式，在那个年代却自有其功效。许多早已成名的部队作家在回顾自己的文学创作经历时，常常情不自禁地将那个年代的《解放军文艺》比作自己成长的“摇篮”，而寒风就是守在这“摇篮”边的悉心呵护者之一。

寒风是将编辑工作当成事业来干的那种人。为着这个事业，他个人的创作自然顾不上，就连他身边的孩子也很难得到他的呵护。他的膝下儿女众多，他给女儿们起的是“苹果”、“土豆”一类果蔬品种的名字，他像老农一样爱惜这些自己生命的果实。然而，他却没有时间关爱、照顾他们，由于他的住处离单位较远，经常是早出晚归，只好任儿女们脖子上吊着钥匙去上学，放学后就在院内街边戏耍游荡。有一年，儿子小风放暑假，寒风正在本社的宿舍区办小说创作班，为了约束顽皮的儿子，就将小风带到那里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做作业，自己便到学员当中研究稿件。待到午饭时分，满宿舍区内